



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输出的主旨探析

胡腾蛟

摘要: 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了大量的图书以塑造“美国形象”:一方面,通过宣传共产主义世界的“红色殖民主义”和“邪恶”本质,以反衬自我形象的“光辉”、“正义”和“民主”;另一方面,集中刻画了以“人民资本主义”新范式、“原子和平”形象、“不断进步”的种族关系、“共同的儿童理想国”和“平凡”的美国女性为表征的“美国形象”,力图强化全球受众对美国身份与利益的心理认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

关键词: 文化冷战;美国海外图书;美国形象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展开,图书逐渐成为美国对苏文化冷战的一种重要工具,美国海外图书馆与图书空前扩张。至1959年,美国陆续在海外64个国家设立了158个图书馆和文化中心、89个阅览室,在24个国家设立97个双边中心,信息中心的受众达2 800万人,当年的图书流通量达1 000万册^①。1964年,美国图书输出量首次超过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图书输出最多的国家^②。美国冷战图书具有特定的涵义,图书作者为美国人或外国人,主题要么反共、要么积极展现美国成就,以适应美国的冷战需要,以输出著作为主。这些图书围绕反共、民主变革与和平三个不同的主题对“美国形象”进行刻画。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冷战时期美国图书项目和图书馆项目的缘起、发展、功能和影响已有所论及,但很少从图书内容本身来探讨美国形象塑造问题^③。本文将借助美国政府相关解密档案,系统分析美国如何运用图书这一特殊武器进行形象宣传战,尝试从新的视角来揭露美国文化宣传战略。

一、他者形象:“黑暗”和“邪恶”的共产主义

二战后,美苏关系逐渐走向敌对,美国开始利用特定的图书塑造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由于双方的敌对关系,在1958年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签订前,双方文化交流极其有限,美国仅能向苏联合法输出《美国》和《美国画报》两份杂志和数量极少的美国经典著作,在苏联国内,这些图书不太可能含有明显的反共信息,美国对苏形象宣传战主要是依托外围区域打响的。“反共产主义和富有活力”的文学或文化名著备受美国官方青睐。例如,匈牙利裔英国作家亚瑟·柯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以小说的形式描述了“共产主义警察国家的监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几乎被新闻署翻译成每一种语言”;纪实类著作被认为特别具有“说服力”而被美国当局奉为冷战利器。例如理查德·克罗斯曼编著的《失败的上帝》收集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原参与者的“苦涩回忆”,并被译

① Status of USIA Program as of 6/30/59. Jun 30, 1959. CK3100003435. DDRS.

②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 304.

③ 国外代表性成果有: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Book History*, Vol. 13, 2010; Alfred Reisch. "Ide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West's Secret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Military Power Revue Der Schweizer Armee-NR.* 3-2008; Robins, Louise S. "Publishing American Values: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s as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Library Trends* 2007, 55 (3);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p. 294~304. 国内论及这一主题的有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海外图书馆项目与心理宣传战》(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和《冷战初期美国的海外图书项目与心理宣传战》(载《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论坛”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成希腊语、印尼语、印度语、汉语、朝鲜语、葡萄牙语、塔加拉族语、土耳其语和古吉拉特语。美国当局还秘密委任当地作家充当“幕后共产主义者”撰写反共图书,披露“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奴隶劳工营、外交欺骗、审讯和监禁等最肮脏和最不利的一面”^①。这些著作披露共产主义国家所谓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揭露所谓的“红色殖民主义”本质。

中国和朝鲜半岛作为亚洲冷战的中心,成为美国图书宣传战的重点。美国为中国读者特别出版完整的系列《如何拯治共产党分子》;众多“强硬反共”的中文译著也被投放到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菲律宾市场^②。图书项目以地区为中心,以香港为驻点负责协调创作“合适的”材料,“劝阻青年海外华人到红色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和共产主义的灌输”,并向华人学校提供教材以取代共产主义著作^③。1959年,乘中国西藏叛乱之际,美国新闻署立即通过商业渠道推出两本相关主题的著作^④。为了促成美国在韩国目标的实现,1955年1月,美国新闻署先后向韩国翻译并出版《我们生活在朝鲜》、《走出红色中国》和《铁幕》等反共著作^⑤。

在“自由世界”的棋盘上,美国国务院按照“风险评估和对共产主义的脆弱性”标准,将宣传对象排序。考虑到战后意大利是“西方共产党势力最大的国家”以及“建立富有活力的民主”需要,美国将其列在“危险区”榜首而备受美国图书关注^⑥。仅在1953—1954年间,新闻署相继将意语版《苏联奴役帝国》、《呆在苏联监狱的11年》、《这就是毫无保留的俄国》等投向该国。联邦德国作为美苏欧洲冷战的前沿阵地,美国对其图书输出始终抱有明确的战略性目的。如1951年法兰克福路德出版商出版的“档案小说”《大强奸》,以1945年春“俄国入侵柏林”为背景,将“俄国士兵”描述为强暴德国妇女的“施害者”,而将1945年7月进入柏林的“美国大兵”描绘为“拯救者”^⑦。日本作为美国开展亚洲冷战的桥头堡,在美国新闻署的推动下,以每年100本左右的速度出版美国精心挑选的著作^⑧。

作为美国的“后院”,整个拉美地区成为美国反共图书的泛滥之地。1956年新闻署报告显示,在过去半年内,新推出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版反共著作既有学术类也有大众类,其中包括5万册西班牙语版和1.5万册葡语版《美洲的红色阴谋》;同时推出西班牙语版《我们的秘密盟友》、《伟大和平》和《俄罗斯帝国的衰落》;里约分站则出版《洞悉你们的敌人》、《苏联的冷酷》和《走出红色中国》等^⑨;1960年,为了抗衡“大量共产主义著作和手册的涌入”,新闻署在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版中心的译著显著增加,讽刺性的反共专著《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分子》在拉美众多国家“反复脱售”^⑩。在危地马拉,美国新闻署支持当局放弃共产主义教材^⑪。

美国推动反共著作进入“中立”国家,拉拢他们加入“自由世界”。1953年,在印度,新闻署通过4500个微型图书馆向各级学校和社会组织提供平装本《我的信念》^⑫。1954年,美国新闻署的报告显示,围绕“团结自由世界”和“揭露红色殖民主义”两个核心主题确定两个基本书架,一个为民主主题,涉及33本著作;另一个为共产主义主题,54本著作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完成输送^⑬。1959年,美国廉价图书渗入非洲16个国家内。

二、自我形象:“民主”、“和平”、“进步”的美国

(一)“民主”与“变革”

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厚重的民主价值与文化底蕴,不但要通过图书有力地展现出来,而且要让国际受众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模仿。为此,一方面,美国新闻署禁止向海外输出有辱美国声誉、抹黑美国形象的写实主义著作。例如,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詹姆斯·琼斯的《乱世忠魂》和威廉·莱德勒的《丑陋的美国人》禁止海外输出或上架^⑭。1953年2月,法斯特的著作《公民汤姆·潘恩》由于塑造了“美国积极的图景”而得以保留。

①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Book History*, Vol. 13, 2010.

②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Book History*, Vol. 13, 2010.

③ 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 (NSC 5430, Part 7). Aug 12, 1954. CK3100084242. DDRS.

④ Status of USIA Program as of 6/30/59. Jun 30, 1959. CK3100003435. DDRS.

⑤ Memorandum to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 staff member John MacDonald from William Peterson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contributions to keep South Koreans informe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edings in that country through USIA radio broadcasts and press releases. Oct 24, 1955. CK3100499104. DDRS.

⑥ Alessandro Brogi. “Advertising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Italy (1945—1956)”,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10, 12(3).

⑦ Martin Meyer.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ld War Germany”,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Vol. 36, No. 1, Winter 2001.

⑧ USIA Program Detailed.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⑨ USIA Program in Latin America Detailed. Jan 16, 1956. CK3100313973. DDRS.

⑩ USIA Program as of 6/30/60 Outlined. CK3100321103. DDRS.

⑪ USIA Program Detailed.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⑫ Status of USIA Program from 8/1-12/31/53 and 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Program from 6/30-12/31/53 (NSC 5407, Part 7 and 8). Mar 1, 1954. CK3100003262. DDRS.

⑬ 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 (NSC 5430, Part 7). Aug 12, 1954. CK3100084242. DDRS.

⑭ Pamela Spence Richards. “Cold War Librarianship: Soviet and American Library Activities in Support of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1946—1991”,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6, No. 1, Books, Libraries, Reading, and Publishing in the Cold War, Winter, 2001.

另一方面,美国偏好大量输出彰显美国“卓越成就”的著作。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小亚瑟·施勒辛格 1949 年所著的《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政治》由于非常契合战后美国的身分与地位而成为海外输出的重要书目。1954 年 12 月,新闻署与美国援外合作署合作发展一个面向国外学校和图书馆的新项目,专门辟有“美国书架”,涵盖文学、科技、哲学、历史和政治,以展现“美国生活与文化”。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经典文学著作《红色英勇勋章》、《了不起的盖茨比》等都在其列^①。1955 年 1 月,韩国市场除了流通反共著作外,还包括宣扬美式民主与自由的诸多作品,如《文化自由》、《美国道路》和反映美国言论自由第一个案例的专著《彼得·曾格》等^②。1956 年,美国面向拉美地区推出展现“美国民主和文化”的葡语版《民主政府哲学》、西班牙语版《伟大的美国传统》、《美国民主》等著作;“显示美国民主价值和宣扬文化成就”的《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及其发展》则成为古巴中学的教材^③。1957 年,新闻署与拉美本土出版商精心推出 140 本强调“美国生活和制度或具有反共性质”的廉价译著^④;1959 年,又推出 27 本“涵盖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和制度”的简化版经典英语原稿,并打算以 10 美分的低价在全球范围内销售^⑤。这些著作意在宣传“美国道德的深刻性”,彰显美国代表着人类“积极的价值”,最终赢得受众对“美国领导的尊敬”、对“自由原则的忠诚”以及对“民主的推崇”。

为了凸显美国充满活力、不断变革的形象,美国面向海外重磅推出《大变革:1900—1950 年美国自身的转型》等一系列以变革为主题的著作。该书承认,19 世纪晚期的美国确实存在着不平等和阶级冲突,但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和微调后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战后的自由与繁荣,这恰恰源于“种族之间、市场与规则之间、劳工与管理之间、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妥协精神;反击苏联所持的“美国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的观点^⑥。诸如此类的著作在图书翻译项目中显得尤其重要。它们反驳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的观点,将美国描述为“可靠的自由和社会改良”,指出美国并非没有问题,但她正在利用民主提升自我形象,彰显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性”与“变革性”的内在统一。美国意在通过这种“真实”描述的方式,增强美国形象的可信度,促进对美国的理解与认同。

美国的“变革性”还体现在对“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上。20 世纪 50 年代初这一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后,新闻署立即向海外输出了 100 多万册《认识工作中的一些美国人》,这本堪比专著、冗长的图案论文对不同的美国工人进行了积极而夸张的描述,因为“没有一个字谈到种族性别歧视、薪酬不均或工人骚乱”^⑦。另一本由田纳鲍姆(Tannenbaum)撰写的《劳工哲学》由于认为“工联主义是当代工业社会稳定的关键性社会动力”,成为新闻署面向海外宣扬美国“人民资本主义”的极其重要的代表作。例如,在“经济当中劳工问题非常突出”的智利,美国新闻署专门为其出版 3 000 册西班牙语版《劳工哲学》。美国经济学者的参与被认为增加了这一主题的“学术性”和“理论深度”:耶鲁经济学家亨利·沃立克撰写了一本关于“向其它国家输入美国式人民资本主义”的著作;另外两位学者马库斯·纳德勒和雅各布·M·巴蒂什的专著《人民资本主义》和《人民资本主义:股权与生产》立即付诸出版。它们“主要面向国外的知识分子和记者”^⑧,具有很强的宣传意味。作为美国的应景之作,这些著作力图消除“资本主义”一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拥有“令人不快”的名声,反击苏联将美国塑造为“华尔街资本主义”“肥猫”形象的行径,凸现美国资本主义的“变革性”,刻画美国“和谐的劳资关系”、“社会的无阶级化趋势”等美好形象。

(二)“原子和平”

“和平”成为美国冷战宣传的第三个核心主题^⑨。早在 1945 年 9 月,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认为,原子能的出现势必影响“美国形象”:“战争已经戏剧性地使美国的经济力量处于巅峰状态。原子能的到来,伴随着美国科学研究迈向最前沿,意味着我们已经——至少短期内——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样的力量容易招致海外的疑虑和厌恶。因此,我们面对着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之一。”^⑩1950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恩试图撰写一本专著,向世界解释美国利用原子能和毁灭性武器的意图。他说,“‘处于这一地位的任何人都决不会认为既然只有我们拥有原子弹,就让我们征服世界。’美国从没有这样想过,二战结束之际就没有这样想过。”事实上,他概括说,正是“美国的民

①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p. 301~302.

② Memorandum to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 staff member John MacDonald from William Peterson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contributions to keep South Koreans informe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edings in that country through USIA radio broadcasts and press releases. CK3100499104. DDRS.

③ USIA Program in Latin America Detailed, Jan 16, 1956. CK3100313973. DDRS.

④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Program Detailed (NSC 5720, Part 6). CK3100324677. DDRS.

⑤ Status of USIA Program as of 6/30/59, Jun 30, 1959. CK3100003435. DDRS.

⑥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Book History* 2010, 13.

⑦ Belmonte, Laura Ann, *Defending a way of life: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9*. Ph. D. 1996, p. 332.

⑧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 274.

⑨ USIA Program Detailed,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⑩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3 (23 September 1945): 430. Belmonte, Laura Ann, *Defending a way of life: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9*. Ph. D. 1996, p. 324.

主结构”才会阻止这样的“霸权目标”：“除非一种真正而确保的民主能够取得，否则我们别无选择，唯有保持强大，希望通过绝对的报复性威胁，使一小撮潜在的侵略者望而却步，在他能够采取不可挽回的步骤之前。”^①1953年，通俗易懂的《原子报告》正式出版，“向国内外门外汉出色地描述了原子能项目的科学事实和历史背景”^②。

作为对苏联宣传的反击，美国试图将苏联的形象塑造为“核侵略者”，将美国的原子能重新定义为一种“注定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共同的科学成就”。艾森豪威尔公共外交的核心词就是“原子和平”(Atoms for Peace)。1953年，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关于原子能的演讲后，美国宣传机构利用出版物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强大的宣传活动。私人合作处送出的总统演讲材料，被译成10种不同的语言^③。信息中心服务处将关于原子能著作的名单送到外地办事处以用于图书馆项目。110册《原子报告》、由美国管理协会负责的200册《工业中的原子能》，约50册《未来的能量》运送至海外。美国新闻署国际中心将《原子报告》由阿尔法雷德·克诺普夫出版社出版并“在世界范围内”推销的头6个月后，出版商要求在美国新闻署帮助下进一步推销该书^④。1956年，新闻署将该书翻译成为17种语言，特别是利用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不结盟国家的语言，或利用南斯拉夫等“脱离苏联轨道运行的国家”的语言翻译。这些著作与“原子和平”的修辞融合在一起，力图向世界表明美国的和平形象。

(三) 特定群体的正面形象

1. “不断进步”的种族关系

战后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备受海内外关注。1947年和1951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民权协会(CRC)先后向联合国发起请愿活动，斥责美国种族歧视“不仅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野蛮的”，意在通过联合国敦促“美国政府作出解释”，并采取行动“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民”。两场请愿运动的爆发以及海内外的广泛报道无疑使美国民主形象变得“暗淡无光”^⑤。外部世界在种族议题上施加的压力使美国认识到，必须正视国内种族问题与促进美国国际声望之间的关系。种族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新闻署的宣传主题之一。

为了有效地回应外部的尖锐攻击，新闻署强调运用文化路径对美国种族关系进行“积极而客观地描述”。1951年，送至对外服务处的《图书翻译项目备忘录》建议美国官员着手安排翻译出版“积极描述美国种族关系”的书籍，如马杰里·米勒的《乔·路易斯：美国人》、奥古斯塔·斯蒂文森的《布克·T·华盛顿：雄心勃勃的男孩》以及凯瑟琳·欧文斯·皮埃热关于非洲裔美国教育家玛丽·麦克雷德·贝休恩的传记都赫然在目。1953年，国务院职员亨利·詹姆斯认为“贡纳尔·缪尔达尔1944年撰写的《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材料的可信性’给海外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新闻署的说法，此类作品的输出反而强化了整个信息项目的可接受性^⑥。1957年，《美国民族史》纳入海外输出名单，原因在于该书有力地驳斥了“重建和给予黑人自由投票权是一场加诸南方社会的灾难”的流行偏见。1962年，新闻署推荐阅览室和图书馆定购伯纳德·维度的《高米康与莱特福特：塔斯基吉选区》，因为该书分析了美国最高法院反对塔斯基吉选区剥夺黑人投票权的事实。在对待此类问题上，绝大部分作品都附和美国自由主义的姿态，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但美国的民主结构必定能改进它”^⑦。构筑“不断进步”的种族关系成为美国宣传的重要策略。

2. “平凡”的美国女性

在美国冷战斗士看来，美国家庭和女性在捍卫美国声誉和形象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整个冷战时期，新闻署将海外女性当作特定的宣传材料。美国海外图书馆广泛流通着关于美国保健和教育等社会性材料^⑧。1955年，新闻署出版了15万册德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基于家庭生活的社区建设》，该书带有大量插图，形象地展示了美国纽约水牛城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精心描摹一幅美国家庭“融入社区、卓有成效的就业和过着充裕的物质生活”画面，彰显美国人“无私、快乐和可敬”的品格。为了使这些论断更具说服力，美国新闻署还经常推出一些关于美国个人家庭的典型事迹。如1953年4月，新闻署的女性图书包以盖尔·福斯特为典范，讲述了这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过着“富足而非奢侈”的生活，彰显其积

① Gordon Dean, *Report on the At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3, p. 11.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Book History* 2010, 13.

② <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gordon-dean/report-on-the-atom/#review>.

③ Summary of events planned for exploitation of Eisenhower's 12/8/53 UN speech, Feb 3, 1954, CK3100314613, DDRS.

④ Summary of events planned for exploitation of President Eisenhower's speech before the UN 12/8/53, Jan 20, 1954, CK3100280224, DDRS.

⑤ Michael L. Krenn, *Race and U. 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Miami,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p. 210~214.

⑥ Maack, Mary Niles, "Books and Libraries as Instruments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Francophone Africa during the Cold War",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01, 36(1).

⑦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Book History*, Vol. 13, 2010.

⑧ Belmonte, Laura Ann,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 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 140.

极而平凡的人生意义^①。另一本重要的图书《美国的女性》展现了工厂、家庭、政治和社区四个不同生活场景中的美国女性形象。该书向海外受众表明“由于男性与女性共同在工厂一线工作，所以美国的性别之间并不存在着尖锐的敌对”，性别和谐地融入工作生活之中^②。1959年，新闻署在总结其关于美国女性宣传政策时指出，新闻署官员应将美国女性描述成为“首先是一名完全的人，艰苦工作、充满女性气质的人”，强调美国女性的“平凡”，特别是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的平凡^③。

3. “共同的儿童理想国”

儿童事务受到国际组织的关注本来源于“纯粹的慈善关注”，但它“像国际外交中的其它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之间“重要的政治分歧的竞争场所”^④。整个冷战期间，“儿童”成为美苏两国进行形象塑造与宣传的重要工具。1950至1951年，国际红十字会会长玛格利特·斯科吉援引保罗·哈查德颇有影响的作品《图书、儿童和人类》的观点，将儿童图书描述为具有一种“能够跨越边界、创造‘共同的儿童理想国’”的功能，认为儿童图书能够充当“美国与世界上其它遥远的地区的第一次接触”的有效手段；并且强调挑选“关于人类和体现人的相似性”、“描述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国家”的图书^⑤。1951年12月初，一些官员和芝加哥郊区小学家庭教师协会的成员就儿童书目挑选问题致信图书馆协会总部。总部对此进行了回应，但是他们感到并不满意，并且写了一封更长的信送至美国援外合作署纽约办公室，强烈要求：“（1）清除‘书架A’。反对将诸如《巴萨罗穆·卡宾》、《好奇的乔治》、《五个中国兄弟》之类的作品送至海外，因为它们不能为欧洲或亚洲的儿童带来我们的思想的任何图景。（2）仅将那些能够带来希望、勇气和崇高理想的图书送至‘书架B’。将拉法基的《可笑的男孩》送至海外，必定将美国描写成为压迫少数族裔和族群之地……它将会是共产主义手中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与自由的极好宣传。我们强烈地认为这是一种极不明智的选择……选送海外的图书理应展示美国的善良和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我们协会认为将反映道德与自由上的丑恶或者错误解释的图书送至海外在道德上是荒谬的。”^⑥另外，美国援外合作署建议整理一个专门面向海外青少年的“这就是美国”的著作箱，借此将图书馆打造成为展现美国形象的“橱窗”。1947年洛伊斯·兰斯基撰写的《朱迪的旅程》最初包括在1953年夏编纂的快书单上，但因为该作品对作为美国移民的农场工人的生活进行了写实而被剔除^⑦。总之，将大量的儿童书籍送至外国以促进“美国的生活方式”成为“美国式”冷战（A Cold War Americanization）的突出表现。

三、结 语

运用图书这种媒介强化共产主义的“邪恶”形象，美化自我形象，成为美国冷战宣传战略的一个特点，体现了美国冷战浓厚的文化意味。美国海外图书在美国冷战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按照“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推动了美国书籍的海外传播，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美国图书，围绕“反共”、“民主”与“和平”三大核心主题集中对美国形象进行了充分刻画，有助于打消国外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偏见和抵触，以及对美国政策和动机的误解，在建构与宣传美国形象上起着较为独特的作用。其次，由于图书向来不是“边界的遵循者”^⑧，经过美国政府的长期推动，发展成为构筑统一的意识形态机构的网络与思想之战的有力武器，用以促成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冷战目标的最终实现。最后，作为思想与文化的载体，美国图书有利于传播美国价值观，有助于强化美国身分的文化建构和追求外界的心理认同，最终丰富和增强着美国的软实力。

● 作者简介：胡腾蛟，长沙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系讲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湖南 长沙 410003。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Belmonte, Laura Ann.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 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 148~149.

② Belmonte, Laura Ann.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 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 153~154.

③ Belmonte, Laura Ann.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 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 157.

④ Catriona Kelly. "Defending Children's Rights, 'In Defense of Peace' Children and Soviet Cultural Diplomacy",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2008, 9(4).

⑤ Margaret Scoggin, "Books Do Make Friend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p of the News* 8 (March 1951). quoted from Christine Jenkins. "ALA Youth Services Librarians and the CARE-UNESCO Children's Book Fund: Selecting the 'Right Book' for Children in Cold War America, 1950-1958",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1, No. 1, *Reading & Libraries I*. Winter, 1996.

⑥ Harper P. T. A. to CARE, 26 February 1952, ALAA Record Group 24/2/6, Box 9. quoted from Christine Jenkins. "ALA Youth Services Librarians and the CARE-UNESCO Children's Book Fund: Selecting the 'Right Book' for Children in Cold War America, 1950-1958",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1, No. 1, *Reading & Libraries I*. Winter, 1996.

⑦ Christine Jenkins. "ALA Youth Services Librarians and the CARE-UNESCO Children's Book Fund: Selecting the 'Right Book' for Children in Cold War America, 1950-1958",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1, No. 1, *Reading & Libraries I*. Winter, 1996.

⑧ Jenn, Ronald. "From American Frontier to European Borders: Publishing French Translations of Mark Twain's Novels Tom Sawyer and Huckleberry Finn (1884-1963)", *Book History* 2006, 9.